



张子影◎著

试飞英雄

Shifei Yingxiong

APG 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
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

试飞英雄

Shifei Yingxiong



ARCLIN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试飞英雄/张子影著. —合肥:安徽人民出版社,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7.2(2017.4重印)

ISBN 978-7-212-09573-4

I. ①试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纪实文学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29562 号

出版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朱寒冬 姚爱云 段婧 装帧设计:丁明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人民出版社 www.ahpeople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 710×1010 1/16 印张: 28 字数: 420 千字

版次: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定价: 39.6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试飞英雄

Shifei Yingxio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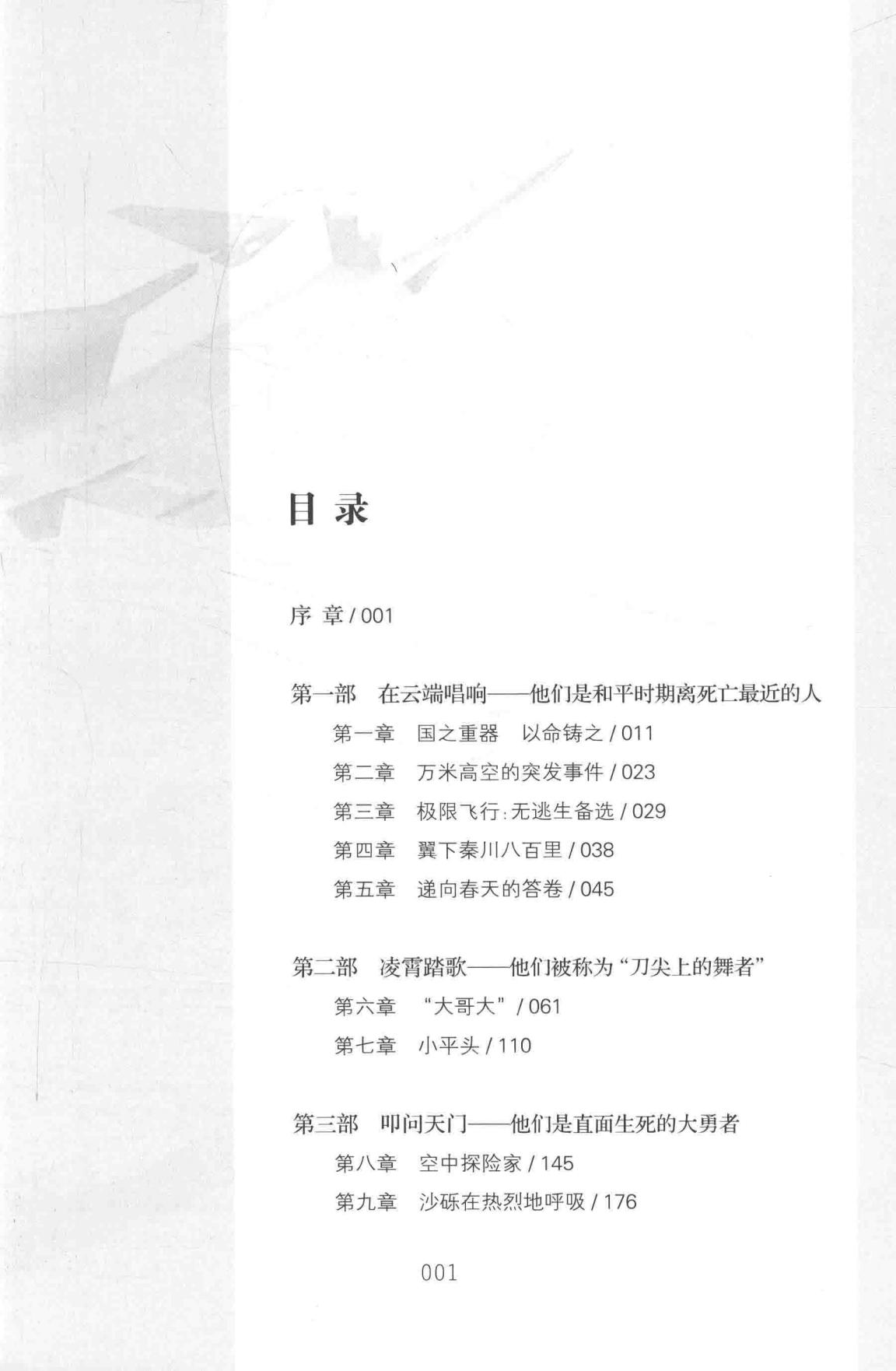
张子影〇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谨以此书献给：

为祖国航空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试飞英雄们！



目 录

序 章 / 001

第一部 在云端唱响——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

第一章 国之重器 以命铸之 / 011

第二章 万米高空的突发事件 / 023

第三章 极限飞行：无逃生备选 / 029

第四章 翼下秦川八百里 / 038

第五章 递向春天的答卷 / 045

第二部 凌霄踏歌——他们被称为“刀尖上的舞者”

第六章 “大哥大” / 061

第七章 小平头 / 110

第三部 叩问天门——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者

第八章 空中探险家 / 145

第九章 沙砾在热烈地呼吸 / 176

第四部 光荣的背影——他们是迎死而生的真豪杰

第十章 他们标志着一个时代 / 213

第十一章 一诺一生 / 248

第十二章 老常的空中往事 / 266

第五部 碎片的光芒——化作碎片也闪耀在祖国的天空

第十三章 球队少了一个人 / 277

第六部 女人们花枝招展——好男人和好飞机都是飞出来的

第十四章 一日胜过十年 / 323

第十五章 好男人和好飞机都是飞出来的 / 354

第七部 汇集起我们的青春和热血——千金不求，万死不辞

第十六章 惊天一落 彩虹飞翔 / 389

尾 声 他们的名字叫“中国空军试飞员” / 439

序 章

中国空军试飞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、英雄的群体，他们承担着中国最新式、最尖端的军用航空器的试飞。蓝天试剑，勇者无畏。一代代试飞员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创造了一个个堪称经典的蓝天传奇，为一代代中国新型战鹰赋予了灵魂和生命。他们忠诚使命、勇于担当，把梦想和激情大写在祖国的蓝天上……

一、浓 烟

一切都来不及反应，冒着烟的飞机带着异样的声响擦顶而过。怀里还抱着一袋面粉的宋树清大吃一惊，他脚一软倒在地上，面粉撒了一地……

还有几天就是元旦了。

四十三岁的陕西渭南人宋树清在大王村村头开了一家面馆，经营面条、炒菜等。那天他正在备货，因为新年将近，他便多进了些面粉和醋。陕西渭南这里的风俗，人们会在年关这几天呼朋唤友地吃油泼面和锅盔，这些都是当地人喜爱的美食。

大王村在渭南之东，渭河的一条支流从村外绕过。这里号称渭南的“白菜心”，有着一马平川的好地景，土地肥沃，风调雨顺，四季分明。宋树清在村外有几亩地，但这地耗费不了他什么工夫。一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经营他的面馆。宋树清备货用的交通工具是他那辆修理过无数次的两轮轻摩托。这天下午他满载而归，在店门口把车子支好，正在卸货，就听见头顶上传来巨大的声响，只见一架飞机冒着黑烟赫然从云中冲将下来——

距大王村百多公里的地方，就是著名的“航空城”。尽管宋树清从来没有去过，但他和村里其他人都知道，那是个神秘且了不起的地方，全中国最

新式的飞机在那里研发和试验，他们几乎每天都听得到头顶上空各种飞行器的响声。但如此近距离地看见，在他还是第一次。

看上去这架飞机出了问题。

一切都来不及反应，冒着烟的飞机带着异样的声响擦顶而过。怀里还抱着一袋面粉的宋树清大吃一惊，他脚一软倒在地上，面粉撒了一地。他在一片雪白中坐着，抬起头，绝望且无助地看着那架冒烟的飞机倾斜着，一侧的机翼几乎扫过屋檐旁的树梢尖，飞机在地面上投下的阴影像一只巨大的黑鸟。眼看着就要俯冲坠地的飞机好似被人用力拉了一把，机头努力地一抬，随后冲出了村子，斜着一头扎了下去。

总共只有两三秒吧，只听轰的一声，脚下的地皮都震动了。

屋外所有人都看到东南方向腾起的大火，轰然而起的红黑烟雾瞬间遮蔽了半边天。

“坏了，摔飞机了！”

宋树清站起来的时候，看到从村子的各个角落眨眼间冒出几十上百号人，他们和宋树清一起，呼唤着、叫喊着，奔向出事地点。

刺耳的警报声响起。

二、半夜电话

一整夜我都守在手机和电脑前。后半夜时，手机微信跳了一下，又跳了一下，一些晃动的小花朵和小蜡烛出现了。

电话到来已是半夜时分。

当时我正在收拾行装，准备把备好的各种录音录像设备和采访本装进旅行箱。所有设备都已经充好电，备用电池也按航空旅行要求用专门的小塑料袋封闭装好，几个小时后也就是明天一早，我将乘早班飞机赶往试飞基地。

这实在是一次来之不易的采访，在我二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里，这是最困难、最纠结的一次。试飞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。作为航空和国防科研的空中实践者，他们常年在各地执行任务，他们的任务场地、任务内容、执行日程与完成时间等一切均严格保密，不对外公开。同时，处于试验鉴定期的各项任务在时间和内容方面有很多变数，所以客观上也有许多不确定性。也正因如此，我每次采访的申请在报批时都需要等待相当漫长的时间，而最近的这一次，更是等待五个多月之久。五个多月间，尽管我一次又一次地申请、申报，还辅助了一系列复杂的个人关系的协调，采访的时间、地点和人员名单一再修改，仍然一直未得到确认。虽然一再的延宕令我一次次失望，但我依然不屈不挠地坚持着。几天前，有关部门通知我，采访终于可以成行了。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真想隔着电话给这位福音传播者敬个礼。

出于专业和保密的需要，试飞部队指定小王干事负责与我协调联系具体事宜。小王告诉我，三天后他们有一次非常重要的年度会议，与会的人包括一些高等级的试飞员及各部队的部长长，是一次难得的大聚会，所以我决定提前一天到达，等候聚之不易的各路英雄。

已是12月下旬，越往西北去会越冷的，我翻出了军用棉大衣，正在纠结如何携带这件大家伙，电话铃声响起了。夜阑人静之时，乍然而起的铃声特别突兀。响铃的不是手机，而是桌上的军线办公电话。我一把抓起听筒，第一秒钟就听出：是负责与我联络的小王。

“抱歉这么晚了打扰——”听筒里小王嗫嚅着，声音有些哑，还有一些嘈杂的声音。显然他的周围有其他人。

我静听着。

“我们领导让我通知您，因为突然发生了特殊的事情，您明天的采访取消了……请您先别过来了……”

我看了下表，22时45分。离出发时间只有不到7个小时，为什么突然改变计划呢？这么晚，又是军线内部电话，显然是有需要保密的内容。我握着听筒：“能不能解释下‘特殊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听着听筒里细碎的声音,一霎间我突然感觉到一种特别的气氛——我从小在机场长大,与飞机和飞行员们打交道几十年,直觉告诉我,出事故了……

“几等?”我问。

电话里,一片沉默。

这沉默就是答案。飞行部队有严格规定,在事故鉴定出来之前,任何人都无权透露什么。

桌上的电脑还开着,搜索了几秒,我就看到了:

22日下午3时30分许,在W城区大王村附近,一架军用飞机在上空盘旋数分钟后,着火坠毁在麦田中。附近村民听到巨响后,纷纷赶到现场。

下午4时许,四辆消防车赶到现场灭火。记者在现场看到,留有机体残骸处浓烟滚滚。飞机发动机掉落在机体残骸西侧约500米处,飞行员当场牺牲。警方已开始维持秩序。

浓烟加上人工处理,网上的失事现场图片不甚清晰,但飞机残骸上的标记尚清,我认出这是歼轰-7系列之一。

歼轰-7又名“飞豹”,对外名称FBC-1(JH-7),是我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设计研制的中型战斗轰炸机,主要用以进行战役纵深攻击以及海上和地面目标攻击,可进行超音速飞行。该战机于1973年开始研发,1988年首次试飞,在1998年珠海航展上首次公开。事故中的飞机应该是此系列的一款改进型,我知道执行此型飞机试飞任务的,正是我要去采访的试飞部队。

仿佛一记重锤突然狠狠击打在胸口,我握着听筒的手指开始抽搐,声音也颤抖了:

“事故现场确认了吗?他们还有没有可能……”我知道这句话多余,此

型飞机前后舱各有一个驾驶员，从图片上飞机严重毁损的情况看，如果之前驾驶员未曾实施紧急逃生，那么，他们生还的希望渺茫。但我还是希望小王能报告我说：重伤，抢救中——或者跳伞逃生、失踪。

我采访过的试飞员中就有失踪数小时后又生还的例子。

电话里，小王踌躇着，用沙哑的声音艰难地回答：“已经……基本确认了。”

其余的话都不用再说，也不能再说了。

电话挂了。

这是个寒冷的12月的夜晚。一整夜我都守在手机和电脑前。后半夜时，手机微信跳了一下，又跳了一下，一些晃动的小花朵和小蜡烛出现了。我打开试飞员采访名册，在第二页的第二排和倒数第三排中各找到一个名字，泪眼迷离中，我在这两个名字上画上了黑黑的方框。

天亮后，我打电话给一位领导，告诉他，对试飞员的采访不能取消，我要求继续。我需要做一些事，为了他们，作为一名军人写作者，我有责任向更多的人介绍这样一个英雄的试飞员群体。因为很少有人知道，在今天的和平时期，仍然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，每天都面临着巨大的牺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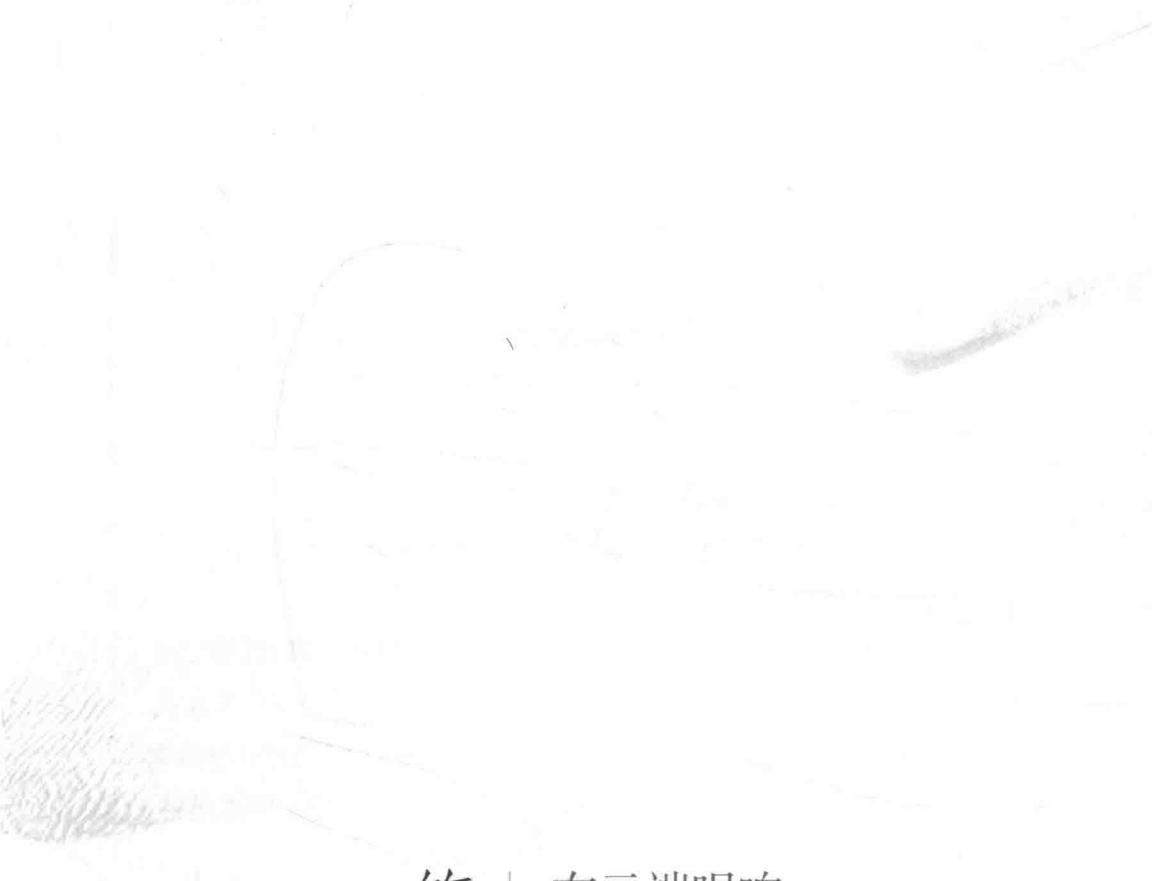
首长秘书说，他正在紧急召开的事故调查会议上。

我发了条短信：等事故调查完毕我就去。

等了1分钟，我又发了一条：为有牺牲多壮志。

半小时后，首长秘书回复了：去。

（特别说明：因为试飞员身份与职业的特殊性，书中部分人物为化名。）



第一部

在云端唱响

——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

试飞事业考验试飞员们的意志、品德和操守，更考量信念、智慧和忠诚。他们为捍卫国家主权和保卫祖国的安宁，做出了突出贡献。在发展我国航空事业的征程中，他们以坚定的信念、科学的态度、无畏的勇气、献身的精神，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，开创了我国航空史上的许多第一，填补了一个个空白。

骏马似风飙，鸣鞭出渭桥。弯弓辞汉月，插羽破天骄。

——[唐]李白《塞下曲六首》(其三)

我将两张照片放进文件夹中。

厚厚一摞采访材料中，这个文件夹的颜色是绿色的，文件夹上的名签我写的是：“英雄”。

在昨天以前，这个文件夹里有二十七张照片。现在，是二十九张。

照片大小不等，有黑白的，也有彩照。其中的一张，只是姓名的手签文字影印照——因为年代久远，当年的试飞工作严格保密，烈士还没有留下个人图像就牺牲了。

他们一律面朝我，微笑或者严肃，静默无言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空军试飞员队伍成立六十多年来，为试飞而光荣牺牲的二十九位试飞员。

二十九位烈士。

他们大多尸骨无存，航空城郊外那背山而立的试飞烈士陵园的墓穴中，大多数埋进去的只是一些散碎的遗骨和遗物。

此刻，当我在电脑上敲下“试飞英雄”这几个字时，我知道，我已经晚了，我的那些从事试飞的战友兄弟师长中，又有两名离开了，他们再不能看见，也再不能读到我的文字。

但我还是要写。我必须告诉世人关于他们这些人的故事。

他们是一群空军试飞员。